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①

讲述者

冯永（1923— ），香山县翠微（现属珠海）人，1944年5月参加革命，1956年12月入党。抗战时期，先后在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白马中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民族队服役，1948年至1949年在翠微做党的交通联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山县农村部主要干事、副部长，坦洲公社党委书记，中山外贸局局长、水上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县农办、农村部副主任、副部长、部长，中山市人大常委等职。1986年离休。



冯永

匈奴未灭 何以家为

我出生在香山县翠微村，现在已经属于珠海。家里有父母亲和4个弟弟，共7口人，以耕地种田为生，主要劳动力是我和母亲，父亲干不了农活，负责家里的事务。我的青年时代恰逢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1938年10月，日军从大亚湾登陆，攻入广州。随后顺德、中山相继沦陷。

日军占领中山前，已经多次派出间谍人员潜入，收集地形、环境、人文、风俗等情况。这些间谍人员有的装扮成和尚，背着佛像，敲着钵子，到处化缘，无店不入、无巷不入；有的装成售卖东西的货郎，担两个货囊，里面放物品、糖果、针线等，随街叫卖，讲我国的北方话。他们以宗

^① 根据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2014年7月25日采访冯永整理。采访者林伟桦、梁淑云；林伟桦整理。采访地点为中山东区冯永家中。



日军在三灶修筑机场旧址

教或做生意的形式掩人耳目，从事间谍活动。20世纪50年代我曾经听三灶的老百姓讲，登陆前就有间谍进入三灶。那个间谍开了间店铺。政府和老百姓以为是店铺老板，尽管店铺周边经常传出一些类似“滴滴”的电波杂音，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

惕。后来日军登陆，老百姓才恍然大悟——“日军的司令官不就是店铺的老板吗？”可见，日军的侵略早就有预谋。

日军入侵后，在三灶修建了飞机场。我每天看见两三趟飞机从这里起飞，往广州、顺德、石岐以及前山周边一带实施轰炸。我记得那是一种双翼飞机，很远就能听到低沉的“轰轰轰”的声音。它们经常低空飞行，然后俯冲、轰炸、拉升。偌大的太阳旗随机飞过，十分刺目。鬼子残暴屠杀我们同胞的行径，遭到老百姓强烈的愤怒。

中山沦陷时我已接近成年，亲眼目睹了日军的许多暴行，以及老百姓的种种惨状。日军驻扎在石岐、唐家、前山、拱北等重要区域，垄断了中山的谷米，导致米珠薪桂、货币贬值。本来可以买3担谷，后来买不到两斤米，老百姓无法生计，饿殍遍野。最严重的是1942、1943年，那时人死得最多。我母亲看到蹲在路边没饭吃的小女孩，真想捡个回家养，因为我家是5个男孩，但那时已自顾不暇了，不知道自己何时也会饿死，只好作罢。那时我已没书可读，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在家耕作三五亩薄田。蔬菜收成时挑到前山去卖，见到鬼子要鞠躬敬礼，还得挨耳光。我曾经被打过2、3次，打得晕头转向，还亲眼看到鬼子用刺刀刺死同胞，心里对日军的愤恨与日俱增。

饱受凌辱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使村里的年轻人在种田之余，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出路。当时家乡有一个地下党员，经

常引导我们。而我们平时一有余钱，也会捐出来，买米煮粥，周济穷人。但那时还受“好仔不当兵”的封建思想束缚，没想过拿起枪去与日本鬼子拼命。后来我们听说，珠海凤凰山区里面有一支部队专门劫富济贫打鬼子。那时还不懂得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大家商量后决定：先进去两人，试探情况，再作打算。以前不像现在，带着光荣花，敲锣打鼓欢送到部队。我们是静悄悄的，不敢让家里知道，捡两三件衣服就进去了。4、5天后，有邻居进山砍柴看到我，回家告诉我父母“你儿子好像扛着枪在山区的山顶站哨”，家人才知道我参加了游击队。

参加部队后，我家只剩母亲一个主要劳动力，整个家随时有散的可能。但我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亲眼目睹日本鬼子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恨不得立刻将鬼子打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支撑着我。为了国家不灭亡，民族不受外敌欺负，我们必须站起来战斗。就这样我在1944年5月毅然参加了革命。

困境中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

我起初参加的部队是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白马中队。1944年11月调上五桂山。1945年1月15日，珠江纵队成立，义勇大队改编为第一支队，我编入了第一支队民族队。这是个主力中队，既是警卫中队，负责防守珠江司令部，又是出击时的主力先锋。我们有3个小队，配备7挺机枪，枪械比其他中队优良，攻打日军时又缴获了10支“盖背勾”（一种枪），专门成立了配备这种武器的一个班，另外还有使用驳壳枪的手枪组。

初到部队，我首先感受的是部队生活的艰苦、战士的英勇以及老百姓的拥护。吃不饱，没有油水下肚，有时打仗只能带着炒米充饥；穿不好，只有一两件衣服，都是从家里自带，夏天打仗经常转移，容易出汗，浑身长虱子。我的手指有时长疮化脓，连枪的扳机都扣动不了。寒冬腊月，没有棉被，就用禾秆稻草铺地，上面垫一张毡，在老百姓给我们腾出的祠堂庙宇打地铺。我们没有兵工厂，没有后勤部，没有弹药库，装备很落后，但部队洋溢着浓郁的革命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没有物资，就打鬼子和伪军缴获。我曾经缴获过鬼子一支精良的马枪及60多发子弹。武器装备差，作战时就采取夜战、麻雀战、迂回战、爆破战的战术。特别是爆破战，敌

人最为忌惮，是珠纵参谋长周伯明从东纵带来的技术。爆破物有两种，一种是较小的饼干罐，另一种是较大的火水罐。火水罐的威力最大，可装30斤炸药，一半是火药，一半是废犁铁，足以炸毁整座碉楼。战士们怀着“为民族独立，求人类解放”的共同奋斗目标，勇敢作战，屡战屡胜。那时候，我们最喜欢唱《八路军军歌》：

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
苦斗十年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旦强虏寇边疆，
慷慨悲歌上战场。
首战平型关，
威名天下扬。
首战平型关，
威名天下扬。
游击战，敌后方，铲除伪政权；
游击战，敌后方，坚持反扫荡。
钢刀插进敌胸膛。
钢刀插进敌胸膛。
巍巍长白山，滔滔鸭绿江，誓复失地逐强梁。
争民族独立，求人类解放，
这神圣的重大责任，都担在我们双肩。

部队能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并不断壮大，与老百姓的拥护息息相关。他们除了在粮食物资等方面支持游击队外，有时还勇敢地帮助我们直接与鬼子交锋。有一次，我跟白马队谭生队长及另一名战友，带着手枪和手榴弹，由梅溪经翠微，准备进入柠檬埔与先遣队商议有关军事行动。经谭队长与交通人员联络，得知日军已经布防封锁，如要进入柠檬埔必定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怎么办？这时，有几位到翠微卖菜的群众把自己的担子让我们挑。我们之前曾经到过各条村动员青年参加革命，所以老百姓认识我们。柠檬埔的谢叔和廖叔还自告奋勇为我们领路。于是，我们乔装成挑担的，过水坑、绕田基，走山边，直奔柠檬埔。忽然，3个带着手枪的日

本兵从大块埔向我们跑过来，口里叽里呱啦地吆喝着。情况不妙，我们准备从菜篮底抽出所藏的手枪和手榴弹展开搏斗。在这紧急关头，走在最前面的谢叔不慌不忙地放下担子，若无其事地迎上去，向日军鞠躬，说道：“皇军大大的好！”接着，在菜篮里拿起几包香烟，晃了几晃。廖叔也跟上前去，竖起大拇指说：“皇军大大的好！”指向柠檬埔方向说着：“卡路，卡路（通过之意）。”3个日军拿了香烟，摆摆手，说声：“卡路，卡路！”我们迅速挑起篮子，穿进山口，然后带上手枪、手榴弹，沿着羊肠小道，在老乡们冒着生命危险的掩护下，顺利到达先遣部队驻地。

白石防御战

我与日军作战多次，最激烈的一次应该是在1945年2月三乡白石碉楼的那次，历史上称为“白石防御战”。当时神湾一带的农民向珠纵司令部申诉，说海防军（日、伪军）鱼肉乡民，老百姓无生计，养的鸡鸭和鱼虾，用以换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经常被海防军强抢豪夺。百姓还经常被打，弄得民不聊生。司令部安排了周伯明和欧初带领我们中队以及一些新兵共180多人前去攻打。攻打神湾后部队回撤时，已近天黑。白石有个“红色通道”，可以通往竹溪，再转南坑尾，到五桂山。我们就选择从这条通道撤回五桂山。

白石村是个华侨村，全村有碉楼17座，都非常坚固，起防盗贼的作用，同时还有些民主乡政和民兵组织。村边满是竹林，一条水沟环绕，村口闸门处就有一座碉楼，易守难攻。部队领导见天色已晚，决定在此暂时驻扎，造饭休整。各小队分驻各个碉楼，最大的一座住着指挥员周伯明和欧初，碉楼间相隔几十米。我所住的那座碉楼主人是位姓张



当年白石防御战的指挥碉楼至今屹立（黄春华摄）。

的爱国华侨。往外望就是村边，一楼为厨房，二楼是主人住房，三、四楼腾出来给我们住。

将近天亮时，我们一支7、8人的巡哨队在村边公路上巡哨时遭遇日军，2人牺牲了。听到枪声，人称“神枪手”的周伯明立即警觉，抄起一支步枪，从碉楼住处往下射击，连开两枪，一枪一个解决了2个鬼子，战斗就此爆发。日军在白石对面的“三家村”布置3支钢炮，在村口“西山寺”布置7挺机枪。先打一轮钢炮，打得碉楼一个个洞。碉楼产生震动但没有坍塌。战斗经验丰富的周伯明在静候敌人一轮炮弹后，知道敌人已经没有炮弹，才指挥部队进行反击。我的中队长叫彭福胜^①，湖南人，是个很有战斗经验的老兵，战斗开始后一直很淡定，一边指挥一边抽熟烟。他要求我们“有进无退，坚守岗位，只打排头炮，不能打流枪”，即集中火力打。我们中队分驻4个碉楼，他将中队全部兵力布置在碉楼对着村口的窗口，集中火力封锁，坚决不让日本兵进村一步。我那时是班长，对战士们讲：“等日军靠近，一起扣扳机。”

日军开始进攻了。他们的指挥官抽出军刀，在朝阳照耀下闪闪发光，嘴里叽里咕噜指挥冲锋。鬼子们匍匐前进，快到村口时，我按照部署，一声令下：“打”，我班的战士一起扣动了扳机。一轮火力过后，一小队日军停止了前进，有几个趴着不动了。后来敌人又开始第二次冲锋，然后又停止，如此反复冲锋了12次左右，还是攻不进村里。战斗由天亮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后来日军听到梁奇达同志带领的民兵队从五桂山传来的枪声，怕我们支援部队来到，拉着队伍狼狈而逃。期间，日军还派一个汉奸企图蒙进村里。这被周伯明发现后从碉楼上用枪击毙了。后来从情报得知，这次战斗日军和伪军各有200多人，共400多人。我们击毙了13个日本军，毙伤伪军三、四十人，我方也牺牲了十几人。

夜袭古宥卡

还有一次我所参加的战斗发生在1945年初。国民党“大天二”萧天

^① 彭福胜：曾参加汀泗桥战役，先后任中山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中队长、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逸仙大队副大队长。1946年随部队北撤山东。

祥和伪联防队梁友胜勾结日寇江防军，在中山深湾古宥涌口左岸设的一座碉楼驻扎重兵，利用该地水域交通地理优势，设立关卡——古宥卡，勒收田赋、行水，搜刮民膏。凡经关卡的船只，都要接受检查，载货的要交物，无物的要交钱，就连附近农民的小艇运农副产品、鱼虾去集市或到别处交易，都要上交“行水”才能通过。若是检查发现鱼虾藏在舱内或艇底的，必受没收兼缚打。对这群胡作非为的伪军，当地群众恨之入骨，多次派人到山区，向珠江纵队求援，要求我部赶走这帮吃人的豺狼，为民除害。

民族中队指导员林伟干、中队长杨社，根据群众的要求于3月28日接受了上级夜袭古宥卡的战斗任务。13名战士配备轻机枪一挺，待命出发。当天下午，晚饭后急行军，从五桂山石窝口出发。晚上9时过后，队伍凭着微弱的星光，沿着山边的羊肠小道，经白石村横过公路到三溪村集合。我班担负主攻，其余各班组指定警戒、堵截等任务。部署战斗后，我班由一位农民带路，行至涌边，乘坐一只已准备好的九通艇，沿麻子涌划出涌口，越过藕围。艇靠围堤边，个个小心登上岸，站立围基上瞭望。那时正值春耕备耕时节，农田浸冬，加上朦胧夜色，田河难辨，无法分清哪里是河涌，哪里是水田。我班战士紧跟带路的农民，沿着围中间一条长满杂草的路基，迎着刺骨的寒风，望着两边放满潮水浸冬的水影，怀着高昂的战斗激情，奋勇前进。行着行着，带路的农民突然停止脚步，指向前方漆黑的天空与微弱星光映射而透露出来的一幢碉楼影子，低声说道：“古宥卡到了，祝你们胜利！”说完那带路的人就转头向原路回去了。

我们整装休息，注意观察讯号，准备投入战斗。战士们分散掩伏，蛇行前进，逼近敌营，准备速战速决。机枪手温清华已架好机枪，装好弹药，选定射击目标，爆破人员也在待命。一场战斗就要打响。正在这时，炮楼传出敌人的喊话：“好像有只狗。”话声未落，轻重机枪、步枪、驳壳枪从碉楼上盲目射出，子弹齐发。我想，我方进攻信号尚未发出，敌人已心虚盲目开火了，不能等，要争取主动，先发制人。我马上从地面跃起，手执小勾枪，大喊一声：“冲呀！”就向碉楼冲去。那时，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声、喊杀声汇成一片，划破了宁静的夜空。当我冲到碉楼外栅，发觉筑有工事，门已紧闭。说时迟，那时快，举起小勾枪用枪托撞

门，一不提防踩上钉板，在侧身拔足之际，一排驳壳子弹从炮眼射出，上唇险被打中。幸亏子弹擦过仅伤皮肉，可是路口狭窄，脚跟难以站稳，失去平衡，身不由己，掉落了敌人修造的防御陷坑。这条深坑仅有一个路口，只限一人进出。正当战斗激烈之时，我方机枪哑了，敌人的气焰更嚣张，火力打得更猛。后面冲上来的廖顺和容华富两名战士相继牺牲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同几位在基边掩护和在陷坑的战友，依着基大墙高的有利地形，在水浸半身，寒冷刺骨的时候，以顽强的意志，形成包抄之势。我方当时仅剩 11 人，而敌方有 40 多人，我们以少战多，使敌人不敢冒犯，龟缩在炮楼内等待救兵。直到日军炮艇增援，我们游水过江登岸，掩护战友撤离。

这次夜袭古寮卡的战斗，有效地配合了三溪、深湾、白石、敢头角等几场战斗，打击了敌伪的嚣张气焰，赢得了当地群众对坚持抗日的信心和对珠江纵队的信赖。珠江纵队抗日战斗的故事，至今仍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广泛流传。

【延伸阅读】

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成立

1943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欧洲战场苏军的节节胜利，意大利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逐渐失利，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43 年底，全国各地的抗日斗争虽然还处于与日本侵略者相持阶段，但已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迅速扩大和发展。中山的抗日斗争也同全国战场一样，捷报频传。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游击队先后进行了 11 次大小战斗，全部告捷，共歼灭敌伪 7 个半中队（营、大队折合为 2 个中队），缴获轻机枪 7 挺，长短枪 400 余支，掷弹筒 5 个以及弹药、粮食一批；拔除了下栅、浮墟、三乡等地的敌伪据点。在频繁的战斗中，游击队既狠狠打击了

敌人，又提高了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素质，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五桂山的抗日武装很快就从最初的2个中队90多人发展到7个中队320多人。



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部旧址

在五桂山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全县抗日民众运动日趋高

涨的形势下，为进一步加强对抗中山人民抗日斗争的领导，建立一支独立自主的、在人民群众中更有威望的、公开有统一番号、内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部队，1944年1月1日，经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批准，成立了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并发表了成立宣言。《宣言》指出：“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们是中山人民，在这时局的紧急关头，不能不起来担负坚持抗战，保卫乡邦，解除同胞痛苦的责任；我们从3年斗争的痛苦经验中，已熟悉了反动分子、投降分子违反人民利益的真面目，我们中山人民要救自己，要救国家，就只有靠各地抗战团队的团结与自己的努力，只有依靠从人民群众中生长起来，为人民生、为人民死的军队。”

《宣言》誓本如下宗旨，作为今后努力方向：

坚决打击敌伪，积极准备反攻，争取抗战胜利，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建立独立自主幸福的新中国、新中山！

反对反动分子的投降内战阴谋，加强中山敌后抗战团队的团结！

打倒国际法西斯，反对国内法西斯专政！

减轻人民负担，帮助人民增加生产、实行减租减息，改善生活！

在力量所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帮助人民争取实现民主政治，获得民主自由！

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下辖 12 个中队，350 多人，属中共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领导。

大队长：欧初
(后罗章有)

政委：谭桂明
(后欧初)

副大队长：罗章有 (后郑兴，郑兴后叛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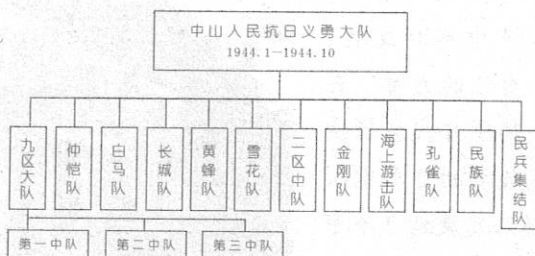
政训室主任：杨子江

1 月 3 日，在长江乡崧埔村举行庆祝义勇大队成立大会，南番中顺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和来自平原、水网地带的代表 2000 多人参加了大会。为庆祝义勇大队的成立，各区乡送来大量的礼品和慰问品，计有：金牌 2 个，烧猪 20 多只，三鸟 900 多只，鲜鱼、粉果、鸡蛋、香烟、汗衫、牙刷和肥皂等物资一大批，还有锦旗及贺信。在庆祝大会上，义勇大队展出了在南朗战斗中缴获的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并鸣放作为礼炮。大队长欧初代表义勇大队讲了话。庆祝会上，群众还自发地组织了为义勇大队添购武器的献金活动，会场的献金台上堆满了各种纸币和金银首饰。最引人注目的是正在五桂山区参加妇女干部训练班的女青年学员霍淑。她用自己的积蓄和变卖父亲遗下的财产，献出了能购买 1 挺机枪的款项，热心支持义勇大队的成立。献金之后，政工队和来自各区的宣传队演出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庆祝会气氛十分热烈，表现了军民团结共同抗日的决心。

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的成立，符合当时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及要求，是十分必要的。它的成立，加强了中山抗日斗争的武装力量，增强了中山人民争取抗日最后胜利的信心，更好地团结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及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为保家卫国，争取民主和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整理自《珠江纵队第一支队史》，中共中山市委党史办公室编，1992 年。)

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战斗序列



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战斗序列